

佛的十大弟子傳

頭陀第一的大迦葉

(三)

迦 摩

十三、繼承佛陀的衣鉢

歲月像石火電光般的迅速，佛陀應身化世的緣滿，就在佛陀八十歲的那一年，傳出了佛陀將要涅槃的消息。

在佛陀涅槃的這一年，先是目犍連尊者為教殉難，然後又是舍利弗尊者回鄉入滅，現在佛陀又將涅槃，在教團中到處都是愁雲慘霧，為了正法的流傳，以及僧團的領導，佛陀早就注意着繼承的人選。現在的教團中，年老的大迦葉尊者，和年青的阿難尊者，實在是繼承佛陀最適當的人物。尤其大迦葉尊者，所謂在靈山會上正法眼藏付囑的拈花微笑，就是禪宗最初的典故。佛陀在拘尸那竭羅城涅槃的時候，大迦葉尊者正在北方的鐸叉那耆國領着五百比丘在教化，他得知

消息後，很傷心，星夜領着比丘們回來，有的愁眉不展，有的伏地痛哭。

但在比丘中有一個是六羣比丘之一的跋難陀，却很歡喜的說：「你們何必這樣傷心？佛陀涅槃後，我們才可以自由，他老人家在世的話，會拘束我們，常常說我們這不好，那個不對，真囉囉麻煩極了，現在我們正可輕鬆輕鬆了！」

不等大迦葉尊者責罰，有一個比丘向前就要打跋難陀，尊者趕快阻止，並懇切的教示說：「現在佛陀進入涅槃，衆人因失了皈依而傷感，愚痴的你，怎麼反而以此為樂？」其實，尊者也想打他一頓。

雖然是聖者的大迦葉，此刻也不由得他心亂如麻，有時，他要像慈父教訓不肖的兒孫，顏色和言辭沉痛的說教，有時像嚴師對待弟子，其威德嚇得人都不敢向他走近；有時又想到法藏的結集，他就像長老的襟度，顧慮到大法的前途。

總之，大迦葉尊者的心是沉重的。這時佛陀的金棺放在天冠寺裏的，諸弟子有的圍繞着暗暗地哭泣，有的在上面灌注很多的香油，幾次的舉火荼毘，薪都不燃。七日後，大迦葉尊者到時，金棺中佛陀的足伸出來，尊者不禁涕淚悲泣，合掌頂禮說道：

「慈悲的佛陀！偉大的救主，您放心，我們會依照您的足步來行！」

大迦葉尊者說後，佛陀的足收進金棺之中，正在弟子們號哭聲中，佛陀就用三昧真火自焚荼毘了。從此，大法流傳的責任，就是大迦葉尊者承擔起來！

十四、結集三藏聖典

佛陀滅度後的九十日，結集法藏的典禮開始。

起初，大迦葉尊者為了選擇結集的場所，曾費了一番苦心。竹林精舍，祇園精舍，都過於寬大，而且這些地方還有很多沒有離欲證果的比丘住着，最後他選定王舍城東南的大竹林中的一個很大的石室，這個石室叫做畢波羅延石窟。

在靜寂的林中的，寬大的石室裏，正是塵外中的塵外。五百阿羅漢的聖弟子，公推大迦葉、阿難、阿那律、優波離尊者等為上首。尤其是尊者大迦葉以首座主席的身份，在大衆之前說阿難尊者的六罪，責怪他尚未證得最高的聖果等，每一罪都下一籌，其威嚴有如佛陀，一向是如天之驕子似的阿難尊者，在大迦葉尊者之前，他也只得認錯。

大迦葉尊者的偉大，由佛陀的滅度，在那麼多的聖弟子中，他能統理大衆，並沒有把教團弄得四分五裂一事可知。在佛陀涅槃的時候，他的聲望和權威，實在是如同磐石般的重要。

當佛陀在世時，那英才煥發的舍利弗和目犍連二大弟子，在教團中內外活動做着佛陀的軀股時，尊者大迦葉是默默的修道，就是有一些活動，都是很有限制的，但到佛陀和二大弟子涅槃後，所謂水落石出，居然自擔領導起教團來，由此可以看出他高深的修養，和寬大的度量。

尊者的作風是保守的，他沒有

像舍利弗尊者和目犍連尊者那麼積極進取的精神，今日的佛教，退隱的，山林的，保守的氣氛很重，受他的影響很大，這是不容否認的史實。

不過，尊者雖不能使波瀾為平地，但無論什麼難關，他都能堅忍著，安然的衝過。將佛陀的真理之光，像穩如泰山似的普照大地，流傳於無窮的將來，具有這種人格，在當時的教團中實在沒有一個比他更適當的人物。

從結集的第二日起，阿難誦經，優波離誦律，這時尊者大迦葉自己誦出論議。所謂第一次結集三藏的神聖的大業，就這樣順利的完成。

我們能承受佛陀的甘露法雨，我們能擁有如大海之多的聖典，我們得感謝大迦葉尊者！

十五、龍華三會願相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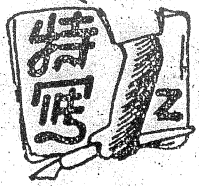
是結集三藏後的大約二三十年，尊者大迦葉忽然厭世起來，他想到：「佛陀做了我的大師，像父母愛子似的對我有如海深的大恩，我已為未來將大法流傳，總算我報答佛陀的恩惠於萬一，現在我已變成老朽，像這樣老醜的身體，誰還愛看，不如還是涅槃好了吧！」

尊者大迦葉的年齡，這時是超過百歲高齡，那是無疑的。他即刻走到阿難尊者住的地方，付囑法藏，要阿難尊者繼承，後來他就躡身虛空，到佛陀的八塔一一供養禮拜。

回到王舍城，他曾前去向阿闍世王告辭，守衛的人說王在睡覺，

佛青鐵馬征水上

嘉義普德佛教青年弘法隊隨行散記



弘揚佛法，這是多麼艱鉅的一回事，

不但要把甚深的，廣博的佛法裝到肚皮裡去，同時還要有豐富的常識來襯托它，銳敏的智慧來消化它，善巧的方法來發揚它，這雖是件艱鉅的事，但只要我們青年堅強的毅力及無限充沛的熱情之下，也並不難克服一切困難的。

這次我們普德佛教青年弘法隊到水上(地名)弘法，在嘉義來說，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，一般人都誤解佛教是迷信，是老年人信的，這是多麼幼稚的想法，佛教是宇宙人生最高的理想，而青年的理想是至高無上的，敬愛的青年們，你(妳)們何必再徘徊在宗教的十字路口，快來吧！皈依佛陀，讓飄渺的人生有一個精神的寄托，來為這偉大的佛教創下青年輝煌的一頁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，是一個雲淡風清的日子，和煦的初冬艷陽，隱約在雲端，我們一行二十六人，騎着嶄新的腳踏車，排成兩列縱隊，馳在嘉南大道上，車把上插着的小三角旗，迎風颯颯着，我們虎嘯驚啼地唱着輕鬆而莊嚴的聖歌，秋收後陌陌上旖旎的風光，使我們興奮，使我們陶醉，心靈的清湖裡盪起愉快的漣漪。

覺 世

× 將進入水上之前，我們高歌一曲，村民不約而同地跑出門外，矯首昂視，那充滿了快樂神情的眸子裡，好像在說：「啊！佛教徒也出來佈教了！」是的，我們嘉義佛教青年出來佈教，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，莫怪一般村民稱奇，在眾目睽睽下，我們感到無限的驕傲與歡慰，我們暗自慶幸，我們將擁有這些可愛的聽眾了。

× 響亮的爆竹聲，震撼了我們愉快的心扉，這是使人歡欣的呼聲，我們整隊進入佛堂，首先禮佛，然後到廂房小憩，他們實在太客氣，準備了大量的點心濃茶，青年人是天真無拘束的，我們毫不客氣，盡情地吃個痛快。

× 晚膳他們辦得真是豐富極了，素席味美，佳肴滿桌，真使我們受之有愧，我們唯一表示謝意的機會，就是在佈教會上，我們要用心血創下美滿勝利的果實。

× 晚膳過後，小憩片刻，我們即由林領隊整隊，前往街頭散發傳單，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樂器，可是單憑我們青年克難的信心，高歌數曲，博得滿街響亮的爆竹聲，我們的步伐整齊，我們的歌聲雄壯，雖然沒有一個優美的樂隊，但是我相信

× 佛教一些大德居士們，當然知道我們的苦衷，我們更相信他們一定會支持我們，讚助我們，這滿街茫茫的爆竹煙霧，眼見將化為成功的雲霓。

× 雄壯的國歌聲，震撼了整個水上村，我們弘揚佛法的節目開始了，因為節目過多，筆者無法詳細介紹，我們有勸人行善精彩的故事，有餘音繞樑的口琴演奏，有動人的佛歌大合唱，有生動有力扣人心弦的詩歌朗誦，有國語及閩南語的佛理演講，更有聖歌獨唱及話劇「啓示」等……這些節目完全是在我們青年克難毅力下完成的，觀眾洶湧的呼聲及雷動的掌聲，一陣陣的傳入耳鼓，我們愉快的快要瘋狂了。

× 曲終人散，觀衆帶着的歡慰離座了，「麥克風」奏出惜別的歌聲，李正居士給予我們簡而有力的勉詞，然後吃了些點心，因為已近深夜，我們不能再留連，整隊告別了水上，使人留戀的廟堂，在夜霧中消失。

× 月兒朦朧，繁星匿跡，夜風習習，輕拂衣襟撩人輕快，我們忘却了整日的疲勞和倦意，因為我們畢竟是功德圓滿的踏上了返嘉的歸程。

他就逕往離王舍城西南八里多的鷄足山而來。山有三峯屹立，成鷄足狀。半山以下，是蒼鬱的樹木；半山以上，是長滿了蔓草。

當尊者到達此山時，三峯裂開，自然形成他的禪座。他即刻以草席地而坐，並對自己說道：「我今將以神通力來保持這個身體，用糞掃衣來蓋覆他，等五十六億年後，彌勒菩薩降生成佛，我再去拜見他，協助他教化衆生！」他說後，鷄足三峯就合起來隱藏了他的身體。

阿闍世王知道大迦葉尊者入滅的消息，悲傷無比！馬上往見阿難，要他同登鷄足山一看。當阿難尊者到阿闍世王到達鷄足山時，鷄足三峯自然裂開，他們看到大迦葉端然的入定，身上還蓋覆了曼陀羅華。他兩人供養禮拜退出以後，山峯自然又合起來。他倆回顧這靜寂的林中，爾後要五十六億年，尊者大迦葉將長期捧着佛陀的衣鉢，在這山中等候彌勒尊佛的來訪，再把佛陀的衣鉢給他，以這種遺風教化，他倆不禁欽佩萬分！

像這樣美麗、玄奧、奔放的故事，在很多的經中都有同樣的記載。從這裡可以看出尊者大迦葉偉大的人格，經萬劫而不朽！

有人說：偉人的精神進入造化的胸中，參入天地之至奧，而生命與無終的時間同樣的悠長！從尊者大迦葉的故事看來，尊者的生命固然是無窮無盡，就是佛陀的教法也說明了將無窮盡的流傳下去！

我寫到這裡，尊者的德相和風姿，彷彿朦朧的出現在我的眼前！我祈禱：彌勒尊佛的龍華三會上，榮幸的能夠和尊者相逢，讓我來深深的向尊者敬禮！